

## 行過死蔭的幽谷

那一年的工作是高三國文專任，因難得不用擔任導師，心情、責任較為輕鬆，便趁機研讀日文，準備參加一級檢核，日子充實而愉快。就在六月底學期即將結束，我計畫參加特別為台灣地區加辦的夏季日文測驗而在圖書館用功時，一陣不同於以往的頭疼襲來，心臟抖動劇烈，大口呼吸也減緩不了血液暴衝腦部的速度。直覺有異，起身去喝水、上廁所，希望藉此舒緩體內壓力。但劇烈的蹦蹦感，持續不斷地衝向我的腦門及四肢。心想不妙，趕緊麻煩一旁的女士請管理員叫救護車。才幾分鐘，車子轉個彎就到了一旁的長庚醫院。立刻做了必要的處置後，我被告知必須轉送林口長庚。「什…什麼…我很嚴重…要送林口?!」心裡還在盤算著怎麼樣通知外子時，一抬頭他人已到急診室門口。原來照完腦部斷層攝影後，醫生判斷是蜘蛛膜下腔出血(也就是腦溢血)，便已通知他趕來。看到外子緊張的面容，我忍不住撒嬌哀叫頭疼，疏不知那時外子已拿到我的病危通知單—我的狀況已經是分秒必爭、命在旦夕了！滿臉慌亂仍掩不住心疼愛妻受苦的外子，立即聯絡教會求助，隨即以最快的速度安排緊急協助，轉診至內湖三總。

一連串的攝影和檢查後，送入加護病房。「您是 X 先生嗎？」看到醫師凝重的臉色，像是結冰了。「怎麼樣？」「您太太的狀況經血管攝影確認是椎動脈瘤破裂引起」腦部的動脈瘤是個可怕的病，破裂者到院前的致死率就達五成，能撐到現在已是萬幸了。「血管攝影時本來希望可以直接進行栓塞，但對她而言危險性太高了，不敢貿然進行。」內人的狀況很特殊，連接於腦動脈的左右頸椎動脈右邊那條先天萎縮，只能靠左邊那條供輸，但是這上面卻長了動脈瘤。而且這個動脈瘤的開口很寬，如果塞子隨血液流動跑掉，堵塞到小腦動脈，就會造成全身癱瘓；如果堵塞到頸椎動脈就更嚴重：腦供應不到血液，幾分鐘就會腦死，要再開刀搶救也來不及了。

怎麼會這樣？我的心吶喊著。「只好試試外科開腦手術。因動脈瘤位於後腦中央，靠近生命中樞和小腦，附近密佈神經血管，顯微手術困難度很高，大概要八、九個小時。」聽完醫師的解說，兩腳發軟走出加護病房，渾身顫抖地抱住前來關切的長老。怎麼辦！怎麼最糟糕的狀況都發生在她的身上呢！？早上還如此活潑、快樂、幸福，幾個小時之內，就全身插管、命在旦夕！她會害怕嗎？她未來人生會如何？癱瘓？失憶？不能言語？失去意識？植物人？死亡？幾乎崩潰的情緒，淚水傾洩而出！

因出血腫脹壓迫腦部，當晚內人的狀況愈來愈危急。為避免癲癇症狀造成咬到舌頭，口裡被塞入墊片，雙手也被綁住以免拉扯管線。聽到她不斷地因腫脹喊叫頭痛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永遠離開了，而我卻無能為力！心跳急促窘迫、焦急到幾乎

無法呼吸，因我知道，在一呼一吸之間，她都在劇痛中掙扎著。主啊！能不能讓這一切停下來，回到過去？從醫師來的訊息和眼前的景象，隱隱地告訴我：幸福的家，已經結束了；能活下來就已經非常感恩了。加護病房門口來了許多親友和關切病情的弟兄姊妹，大家聚集禱告。長老憑信心帶領大家一起宣讀詩篇九十一篇：「神說，因為他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因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他。他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他同在。」然而，困難像是一座大山阻擋在我們面前，看不見出路。「主啊！祢可以在沙漠開江河，在曠野開道路，求祢為姊妹開一條出路！求祢伸出大能的膀臂拯救她！」

當夜，在黑暗的休息室中，安靜地在上帝面前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我渴望明白主的心意。回想起婚禮中與她一起跪在主壇前的時刻，旁邊的人事景物彷彿消失了。「主啊！不是祢把她帶到我面前，配合我們的嗎？」想到這十幾年的婚姻蒙神保守，是何等甜蜜，爭執少到屈指可數。「主啊！這個家不合祢的心意嗎？」回想到一同服事、家中聚會唱詩的幸福場景，「主啊！我們一起服事不好嗎？祢真的要讓我孤單地面對未來的人生嗎？」想到如果她不能說話，或是把我都忘了怎麼辦？「至少我還可以跟她說話，可以重新教她呀！求祢讓他記得她是祢的女兒，記得祢對她的愛！」想起自己和內人都曾經做過奉獻的禱告，我再次向主把我的家奉獻——但是，聖經中教導要奉獻上好、沒有殘疾的；她已經奄奄一息，還能再獻上嗎？「主啊！她雖然奄奄一息，仍是我心中的至寶。祢若願意，必能叫她再起來。」「求祢讓我們家再度充滿讚美的聲音！」

昏迷中，頭殼鋸開，手術進行了五、六個小時，家屬等候室聚集了關心的親友和迫切禱告的弟兄姊妹。「XXX 小姐的家屬！」「在這裡，有甚麼事嗎？」。護士問：「怕不怕血？」，「以前怕，但現在看自己的太太，不怕！」，忐忑的心情，聽到護士私下交談：「醫生說要讓家屬看一下」。要看什麼？會看到什麼？繃到最高點的緊張情緒下，換上無菌衣，進了手術室。在主治醫師的引導下，注視著手術台旁的放大顯示螢幕；一團模糊的血肉中，依稀看見正在跳動的腦動脈，緊張到幾乎不敢呼吸。「這個動脈瘤，已經處理好，把它夾住了。」聽到這個消息，興奮到想大喊「哈利路亞」——但是，手術還沒結束啊！「但在這附近，又發現了另一顆，不到 3mm。因為太小了，就算是最小的手術夾也沒辦法夾住，只能用紗布補強它。」雖然不太明白其涵義，但知道手術順利，所有的壓力瞬間釋放——姊妹仍然平安，感謝主！走回家屬等候室的路程，腦中不斷浮起那震撼的影像，不由得更敬畏上帝。我這小小的腦袋實在想不明白，那些模糊的血肉，到底要如何和我那活潑可愛、會說、會笑的妻子連結在一起？但是上帝知道！

手術隔天，眼睛打開了，頭上緊裹紗布，迷濛地看著我，似乎找不到焦點。認得人嗎？好像，但不確定。會說話嗎？不知道。雖然虛弱，但是手已經可以拿起到胸口——太好了，手腳都可以動，沒有全身癱瘓！再隔一天，清早醒來，她竟開口

問護士，「今天是幾號？」護士回答，「七月一號」，「啊！大學聯考！」一心記掛著學生的大考，慨歎怎麼只能躺在病床上而哀怨不已的內人，還不曉得這超乎醫師所求所想的反應，已經讓一旁的醫護與家人驚訝不已了。歷經八、九個小時的複雜的顯微手術，經過重重險阻，不但順利夾住動脈瘤，還能沒有損及重要功能，簡直就是神乎奇技了。看來不久後順利出院應該是指日可待，週遭的親友都為即將恢復健康的她興奮地期待著。

熬過了約一週的血管痙攣期，由加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，過程中呼吸器、引流管、鼻胃管、點滴等逐步拔除，頭髮漸漸冒出，彷彿即將康復出院。病房裡充滿了歡笑、感恩和讚美，想到上帝奇妙的恩典，有如置身天堂。一切進展在期待中開出一片的花，家人友人享受著愉悅的花香，不禁默默地計畫起出院後的生活安排。

歡欣的笑容漾開還沒有多久，抱著內人起身上廁所時，聽她忽然抱頭大喊「頭好痛！」，隨及沒有反應、呼吸立刻停止、軟癱休克倒下去。驚嚇之中大聲呼叫醫護人員；電擊器、呼吸罩、量心跳、血壓……一連串的兵荒馬亂、緊急搶救後，又推回加護病房。駭人的一幕，震撼著我，有如從天堂墜入地獄，只能不知所措地跪在病房門口禱告呼求「主啊！求祢憐憫！」。引流管、呼吸器、鼻胃管、靜脈注射等一一接上，一切又回到了原點。不，比先前還更糟！電腦斷層檢查結果，是原先開腦時無法夾住的動脈瘤破裂，血液進到了第三腦室，而當下意識的狀況只到指數三。醫師告知，即使能活下來，要恢復意識或語言能力會很困難。怎麼治療呢？以她現在的身體狀況，這麼困難的開腦手術，怎麼可能再來一次？即使開進去了，因動脈瘤太小，還是無法處理呀！那能不能試試最後一條路——栓塞？可是，動脈瘤剛破裂，根本不能去動它，恐怕一撐開就會大出血。沒有積極治療的辦法，醫師無奈地說，「先用鎮靜劑讓她睡兩個禮拜，再看看有甚麼變化吧！」

上帝啊！祢是在和我們開玩笑嗎？先前經歷如此完美的手術，奇蹟般地獲救，只是曇花一現的幻影嗎？雖然極度地憂愁，我仍相信，上帝的恩典決不會徒然。想想，第二次中風的死亡率是八成，而內人還活著！想想，隔天早上就要準備出院回家——如果是回家後發生，絕不可能像在病房裡能這麼迅速正確地處置！想想，從內人生病開始，若不是上帝特別的恩待與保守，她早就回天家了。我相信上帝全然知道內人的狀況，而祂會在出院前攔阻，必有其美意；雖然我不明白，卻要學習全然信靠。然而，這又是何等的困難！因為眼前所見，美夢和計畫已瞬間破滅，看不見下一步在哪裡；所能做的只有等待，用詩歌、讀經和禱告陪伴她。在沉睡一週後，內人在加護病房裡度過了41歲生日。弟兄姊妹用唱詩禱告為她慶生，醫師也特准我們暫時放置鮮花並拍照——然而，她一直沒有醒過來，只有在播放特地為她彈奏的音樂時，看見她的眼角有些微濕。她有聽見嗎？

十天後，醫師說明了隔天將進行血管攝影。「如果狀況可以，我會試試看進行栓

塞，需要您簽同意書。」我猶豫了一下「若不做會怎麼樣？」醫師苦笑：「不可能讓她一直睡下去吧？總要給她一個機會。」我又問了「那手術後要注意些甚麼？」醫師沉默了一下：「放下去的時候比較重要」。看著醫師的表情和斷層攝影的圖片，我明白，我所想像的「手術後」，也許，代表一切的結束。

夜裡凌晨三點多醒來，心裡充滿了掙扎和不安。「主啊！我為什麼非做這個決定不可？」不做手術，我可以天天進去看她，手術完，可能就看不到了。「我好想逃開，不要做這個決定！」然而，她已經沒有辦法自己決定了。你是她的丈夫，怎麼能逃避這個責任呢！「決定錯了怎麼辦？」這個決定會影響她一生的幸福，是何等沉重！

忽然，想起了過去與她對話的場景。每次要出去吃飯，她問我要吃甚麼，最不喜歡我回答「隨便」。她說，「你隨便做甚麼決定，我都順服，但不要不做決定。因為你做決定，會讓我有安全感。」一剎時，會心的一笑，心裡的重擔脫落了一她喜歡我幫她做決定！我知道，這個攸關她一生幸福的事，她當然更會希望我來幫她決定啊！「可是，我怎麼知道這個決定對不對呢？」全能和憐憫的主啊，求祢帶領我的決定；不論結果如何，我都願意順服。

攝影栓塞手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，還沒有結束，醫師請家屬進去。帶著充滿喜悅的表情，醫師解說道：「剛剛進行栓塞後，它剛好塞住這個位置，塞子沒有跑掉而去堵到其它地方。」看著攝影圖片中彎彎曲曲的血管，與密合在動脈瘤位置的塞子，我高興得不敢相信。「我又整個作一次攝影，確定了沒有產生多餘的血栓跑到其他部位。」感謝主，主是行奇妙大事的神，在祂豈有難成的事嗎？祂向我們家所行的憐憫是何等的大！兩次極艱難危險的手術，一外一內完美地配合，才讓內人的病灶能夠完全得醫治，結果全然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——幾乎是不敢奢求的。願一切榮耀和讚美歸於憐憫和慈愛的主！

(在加護病房一個月多後姊妹轉入普通病房，入院滿兩個月後出院回家休養。有三個月時間短期記憶功能未恢復。)

出院後，我一直想告訴她，當時是何等驚心動魄。「Honey，妳還記得那時候妳頭痛得很厲害，怕妳伸手拔管，兩手都綁起來嗎？」「真的？有這麼慘嗎？」訝異的眼神，聽得津津有味，彷彿這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。「你趕到急診室的時候我還記得，在救護車上還有點印象，但後來你說那些怎麼樣痛的，我都想不起來了。」上帝竟把她最辛苦時疼痛掙扎的記憶全然抹去，怎麼這麼幸福？「我一直擔心你會覺得害怕，又不能說話，也不知道自己發生甚麼事。我們只能陪在你身旁禱告唱詩，求主用她的愛環繞你。」「害怕？不會呀！我一直覺得很平安啊！我覺得上帝一直在我旁邊耶。」感謝主！唱詩禱告陪伴的時候，並沒有看到她的回應；但上帝垂聽了，並且做了我們不能做的！

「一點害怕都沒有嗎？」想起那些可怕的場景，我幾乎不敢相信。「完全沒有耶！我只覺得那裡白白亮亮的，非常 peaceful！」「啊，我想起來了！我記得有看到你在哭。我看到我躺在那裡，你趴在我身上哭。我說，ㄟ，那不是我的阿娜達嗎？我怎麼會躺在那裡？上帝啊！到底發生了甚麼事？是不是我怎麼了？」「後來呢？」我非常驚訝，那不是栓塞手術前，她生日那天的情景嗎？那天早上只有我一個人坐在病房，她也沒有醒過來啊！「我就跟上帝說，上帝啊，我覺得在祢這裡好得無比。可是我的阿娜達在哭，可不可以讓我回去陪他，以後我們再一起來祢這裡？」我聽得目瞪口呆「那妳還記得些甚麼？」她搖搖頭「我只記得這些。好像後來很快就醒過來了。」細細想著這些經歷，不禁讚嘆神的奇妙偉大！「所以，我現在頭痛都要忍耐，不能抱怨，因為是我自己跟上帝說要回來的。」想到她在復元過程的辛苦，萬分不捨，但這也是上帝恩典的印記啊！

曾經，我們以為，人生走到了盡頭，幸福已經離我們遠去。然而，當我們在極大的苦難中和弟兄姊妹一起來投靠神，祂的大能和憐憫，卻把我們的腳步引到了平安的路上。我們看到，許多不可置信、最美好的狀況竟然都發生了，讓一場噩夢，變成了一場充滿恩典的經歷！過去，我知道聖經裡面說，上帝有恩典、有憐憫、不輕易發怒、且有豐盛慈愛；今天，我們卻得以經歷，上帝的應許都是真的！並且，祂願意將大能和恩典傾倒在所有願意投靠祂的兒女身上。